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E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S  
735  
A2C43  
1790  
v.5









陽湖 趙翼 耘菘

五代史

宋金時五代史尙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詔削薛史專用歐史事見章宗本紀今歐史列於正史自章宗始也書法嚴潔固爲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爲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爲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爲北京留守當莊宗遇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旣不列於唐臣傳又不入於死節傳亦屬疎漏朱溫之篡也唐相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



相而使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累曰此事唐書雖不載而通鑑載之甚詳則應是宋初共見共聞之事乃歐史絕不敘及亦未免意存廻護又袁文夔牘間評云南唐李後主旣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多有可議者



宋遼金三史總裁官皆列脫脫銜以脫脫乃都總裁也其餘則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巖歐陽元四人皆總裁三史呂思誠則第總裁遼史而二史不與揭傒斯則總裁遼金二史而宋史不與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則總裁宋金二史而遼史不與今三史卷首具載可考也續綱目乃但記鐵睦爾達世等四人而思誠好文等不載未免疎漏又元史阿魯圖傳修三史皆爲總裁官則阿魯三亦總裁也今宋史卷首進表尙係阿魯圖而三史所列總裁銜名不載而另列爲領三史蓋其官位又在都總裁之上也至纂修諸人三史各有專官不相攙越遼史四人則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曷陳繹曾也金史六



人沙刺班王理伯顏趙時敏費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  
三人則幹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褰王思誠干文傳  
汪澤民張瑾麥文貢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  
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張翥吳當危素也卷帙繁多  
時日亦極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日  
卽告成以如許卷帙成於二三年之間宜其疎漏蕪雜  
且纂修諸人各修一史不暇彙集三朝參互考訂故且  
南北交涉之事一經勘對輒見牴牾今姑摘數條於後  
略可見當日漫無訂正也

明臣柯維騏以宋遼金三史合爲一書以遼金附宋而列二王於本紀義例甚嚴閱

二十年始成書名曰宋史新編見明史本傳又周敘以宋遼金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之正統中請於朝詔許自撰數年未及成而卒

遼宋二史相合處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爲遼景宗乾亨元年是時宋征  
北漢遼救之宋史是歲三月郭進大破契丹兵於關南  
遼史是歲三月耶律緒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  
敵烈及節度使都敏皮室詳穩唐筭皆死之此卽郭進  
關南戰勝之事劉繼元降六月太宗乘勝自將伐契丹  
宋史謂帝次幽州城南契丹軍城北帝率衆擊走之七  
月帝率諸軍及契丹大戰於高粱河敗績遼史謂六月  
宋主來侵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戰  
於沙河不利此卽宋史擊走契丹軍之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戰高粱  
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此卽宋史高粱敗績之事  
遼史是歲十月韓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敗績宋史十



一月關南言破契丹斬首萬級

此蓋卽匡嗣敗績之事惟月日稍差

宋史太平

興國五年諸軍與契丹戰於莫州敗績遼史休哥敗宋

兵於瓦橋關守將張師出戰休哥奮擊敗之宋兵又陣

于水南休哥涉水擊之追至莫州殺傷甚衆

此卽宋史莫州敗績之事

遼史統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蕭繼遠攻狼山鎮

石砦破之次瀛州擒其將康昭裔次遂城殺宋兵殆盡

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

此相合

惟日月稍差

遼史統和二十一年四月蕭撻凜獲宋將王繼忠

於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來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繼

忠陷於敵以上數事二史皆相合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宋史太平興國四年取燕敗還之後七月劉廷翰及契丹戰於遂城西大敗之斬首三百級遼史不載此事而云十月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宋史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潘美敗契丹兵於鴈門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十一月關南與契丹戰大敗之此事遼史俱不載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襲營蕭幹等戰退之遼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將南伐至滿城不利太尉奚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爲敵軍所圍斜軫救出之而宋史是年不載此事但有五月崔彥進敗契丹於唐興潘美敗契丹於鴈門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鎮定都部署言敗契丹兵於廉良路殺獲甚衆十二月冀州言



敗契丹兵於城南殺千餘人契丹又攻威虜軍本軍擊  
敗之殺其酋帥三年正月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  
州斬首萬餘級此事遼史皆不載宋史咸平四年十月  
張斌奏破契丹兵於長城口十一月王顯奏破契丹兵  
殺二萬人獲統軍鐵林等是歲遼統和十九年並不載  
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關來侵招古擊敗之遼  
史統和二十年四月太保達里底敗宋兵於梁門蕭撻  
凜破宋兵於泰州而宋史咸平五年並無交兵之事但  
有契丹大林砦王昭敏來降歷觀數事宋之勝也遼不  
言敗遼之勝也宋亦不言敗彼此各誇其功而諱其辱  
蓋國史本如此至如景德元年澶淵之戰宋史則有威虜軍大破



契丹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於唐河擊其  
游騎石普高繼祖擊敗契丹數萬騎于岢嵐軍契丹攻  
瀛州李延渥敗之殺傷十餘萬契丹兵至澶州其大帥  
撻覽耀兵出陣中伏弩死而遼史是年則云與宋兵戰  
於唐興大敗之蕭撻凜與宋兵戰遂城大敗之攻瀛州  
不克耶律課里遇宋兵於沼州敗之蕭排押獲宋田逢  
吉郭守榮等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二史所記一時  
之事惟撻凜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戰宋史謂殺傷十餘  
萬遼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餘則各言勝而不言敗此  
皆修史者僅據國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參訂故也  
又如遣使議和一事宋史謂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



遣使克沙骨慎思以書來講和遼史謂景宗保寧六年  
三月宋遣使來講和則未知孰先遣使也又遼史聖宗  
統和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許辛酉宋又遣  
使求和不許而宋史淳化五年並無遣使講和之事至  
澶淵之盟遼史謂宋遣使遣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聖  
宗詔繼忠與使者會許和宋乃遣曹利用來卽遣韓杞  
持書報聘而宋史則謂契丹駐陽城因王繼忠致書於  
莫州繼忠又馳奏謂契丹請和乃使曹利用往議契丹  
卽遣韓杞來則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戰則諱言  
敗請和則諱言先兩朝脩國史時固已各自爭雄如此  
耳其列傳內更有不相合者宋史尹繼倫傳契丹入寇



李繼隆以兵萬餘護輜重赴威虜軍契丹將于越謀知之率數萬騎將邀於路遇繼倫不顧而去繼倫曰寇以我兵少蔑視我耳彼若捷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於我無遺類矣今當卷甲疾趨出其不意乃命啣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與繼隆對陣未戰繼倫從後急擊殺其皮室一人衆驚潰于越方食乘善馬先遁衆大潰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號其時爲于越者乃休哥也而遼史休哥傳並不言徐河敗績之事宋史富弼傳弼在契丹議歲幣遼主欲用獻字否則用納字弼執不可遼使劉六符等來宋竟以納字與之是宋之輸歲



幣僅言納也遼史本門及劉六符耶律仁先傳則謂才  
符等至宋定歲幣進貢名宋從之歲幣稱貢則宋竟用  
貢字矣此又其各自諱敗稱雄者也他如一康保裔也  
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一蕭撻凜也遼史作  
蕭撻凜宋史則曰撻覽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繼儉  
傳則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軍四五里則竟似姓  
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傳聞之訛而不暇審訂者也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遼天祚帝與金人交兵及議和等事遼金二史所載尙  
多相合如遼之天慶五年爲金收國元年黃龍府及護  
步不岡之戰六年蒺藜山之戰八年九年與金議和往



遼封冊之事保大元年余覩叛降金二年遼主出奔邪  
律淳僭位於燕病死其妻赴天德軍金主入燕以及保  
大五年遼主被擒核之金史大槩俱相合惟遼史天慶  
四年本紀云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始不服遣  
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使勿討不聽阿疎來  
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阿疎遼遣阿息保問境上多建  
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舊不然  
城未已也乃起兵攻寧江州遼使高仙壽蕭奉先討之  
爲所敗又以蕭嗣先撻不也發契丹奚軍及禁兵討之  
又直潛渡混同江掩擊遼眾大潰金史太祖卽阿骨打遣習古  
廼銀朮可等往遼索阿疎習古廼等還具言遼主驕肆



廢弛之狀太祖遂起意伐遼備衝要建城堡遼遣阿息保來詰太祖曰若以阿疎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還遼人始爲備命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乃號令諸部得二千五百人進次寧江州大敗遼師十一月遼蕭乂里及撻不野將步騎十萬至鴨子河太祖又大破之此卽遼史天慶四年事也然遼史謂天祚帝乾統元年阿骨打襲節度使則至是時已閱十有四年而金史以此事係於阿骨打襲位之二年竟抹卻中間一十二年蓋金史世紀尙未編年但總敘起事之由遂不暇查核年歲致有此誤也又遼史天祚帝天慶二年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直在于里內



者以故事皆來朝遇頭魚宴酒酣命諸酋次第起舞獨  
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  
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可托以邊事一之否則  
將爲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禮且容之阿骨打疑懼遂稱  
兵先併勿近部族擄趙三等家屬趙三訴之奉先仍作  
常事以閒後數召阿骨打稱疾不至明年阿骨打忽率  
五百騎至咸州與趙三等面折阿骨打不屈一夕遁去  
遣人訴於上謂咸州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畱自是召  
不復至而金史世紀內不載此事蓋金源修國史時已  
自爲諱耳又金史寧江州戰勝後羣臣皆勸進明年正  
月太祖遂卽皇帝位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則遼天慶五



年事也而遼史是年不書直至天慶七年本紀內始稱是歲阿骨打用楊朴策卽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則竟將金主建國之事移下二年矣金主天輔七年爲遼主保大三年秋八月金主崩于部堵灤而遼史是年不書乃于保大四年八月書金玉阿骨打死是又移下一年矣豈編訂者誤算年分耶至如遼史張穀據平州金史作張覺蓋穀與覺音相近之故遼史而大二年遷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于二慶六年據東京已爲金將撻不也所戮安得至此時又降遼史誤也當以金史爲正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凡南北交涉之事以令州本紀參考大槩多  
相合惟宋史重和元年正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由海道  
使女真約夾攻遼以兩國年號核算是年爲金天輔二  
年乃金史天輔元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以  
國書來二年正月使散覩如宋報聘則馬政至金反在  
前而宋遣馬政反在後矣宋宣和元年爲金天輔三年  
宋史是年金使李善慶來而金史是年使人無李善慶  
但有李堇辭列曷魯等宋史則李堇等來聘又係之於  
宣和二年歷觀此數年聘使之事非宋史移後一年卽  
金史移前一年又金史天會七年五月拔離速襲宋主  
於揚州按宋史是年爲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至天長



高宗在揚州卽赴杭州金人遂焚揚州三月高宗遭苗  
劉之亂四月反正五月復幸建康若五月拔離速來襲  
揚州高宗豈敢冒險前進乎當以宋史爲正金史蓋誤  
以三月之事爲五月也王倫爲宋使被殺于金則宋史  
宜立傳而金史不必立宇文虛中使金被畱旣而仕於  
金官至太常卿封河內郡公則金史宜立傳而宋史不  
必立乃宋史則傳倫而并傳虛中金史則傳虛中而并  
傳倫均失之矣韓常之被射中左目也金史謂宗弼與  
張浚戰富平宗弼陷重圍韓常流矢中目拔去以土塞  
創力戰宗弼得潰圍出則建炎四年事也宋史吳玠傳  
則係之於仙人關之戰玠與弟璘力戰敗金兵射韓



常中日則又屬紹興四年事矣至如黃天蕩之戰金史謂撻懶在濰州遣移刺古來援而宋史韓世忠傳則謂撻辣使孛堇太一來援宋史建炎三年金帥窩里盭陷濰州金史則云闍母克濰州則南金傳聞之誤又不必深論矣

宋遼金史舊本

脫脫等修史時原有舊日史稿諸臣不過仍其文而稍爲編次耳按元史伯顏既克臨安董文炳主畱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乃悉收之及諸記注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此宋史所本也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



詔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中統三年又  
詔史天澤同鑄監修而宋史道學傳序云舊史以邵雍  
列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外國傳序云前宋史  
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此可見三史舊本也  
按阿魯圖等進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  
載宋史而歸秘府既編撰定之勲尋奉纂修之旨進金  
史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輯金事於後脫脫等進  
遼史表云國既邱墟史亦蕪弗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  
任詞之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世祖  
皇帝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因循有待  
益見宋金二史本取自宋金兩朝元世祖時已嘗修輯



惟遼代國史已失其本故所記載最爲簡略然白世祖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則世祖時蓋亦有成緒也惟三史皆有舊本是以不及三年遂能告成今其原本亦略有可以意揣者如宋史牛皐傳後總敘岳飛之功謂飛命皐及王貴董先楊再興等經略東西京汝潁陳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董先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淮寧府王貴部將楊遇復南城軍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及沁水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其衆降又取懷衛三州大破兀朮軍金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爲恨云按此乃總敘岳飛之功非敘皐功也而在皐



傳末可見舊史本以臯傳附飛傳之末故於臯傳末後  
累敘飛功而結之以下獄死今乃以臯傳另爲一卷而  
臯傳末卻仍舊文又未將此總敘移在飛傳後竟似此  
功出乎臯矣康保裔傳保裔戰歿來援者惟張凝李重  
貴後重貴仕至鄭州防禦使改左領軍大將軍致仕凝  
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蓋舊時原本凝與  
重貴二人亦不另立傳故附見於保裔傳後也今凝與  
重貴既各有專傳則保裔傳後自無庸贅敘此二人之  
歷官乃並不刪卻而仍其舊又陳隆之傳後附文州守  
劉銳通判趙汝鼎相誓死守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  
民水不入口者半日至吮妻子之血城垂陷汝鼎猶提



雙刀入陳中十六矢被執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  
文王臺自刎死此亦舊時原本銳與汝鼎不另立傳故  
附見隆之傳後也今銳汝鼎既各有專傳則隆之傳後  
亦不必贅敘乃亦不刪卻可見當時纂脩諸人徒以意  
爲割裂不暇參訂實難逃鹵莽草率之譏也

### 遼史

遼史最爲簡略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  
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旣久  
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  
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  
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哀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



本朝之興幾二百年立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示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遼輦以來至重熙共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共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卽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其時劉輝謂道宗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臣亦請以趙氏初起時事詳附國史則不惟諸帝有實錄而更有全史矣金熙宗本紀皇統八年遼史成熙宗嘗于宮中閱五代及遼史可見遼史原有全書而多出於興宗以後之



追述故記載極爲簡略又金時党懷英與郝悞充遼史  
刊修官移刺益趙諷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  
一墓誌及文集或記憶遼時舊事悉送官此章宗卽位  
初年事也章宗又命移刺履提控纂修遼史泰和元年  
又增脩遼史官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  
又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之則熙宗時遼史已有成書  
章宗時又修之元末脩史時不過仍其舊文稍爲編次  
耳然修史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見者旣爲遼史則本  
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乃本紀貝州之戰云軍  
校邵珂開城門納遼兵戚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別將於  
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慕容彥超



遇遼軍數萬至榆林遼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  
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國記載而稱契丹爲遼軍  
者又蕭塔刺葛乃太祖太宗時人耶律敵祿乃世宗穆  
宗時人不應編在道宗諸臣蕭陶隗等之下此亦編次  
之失檢也凡敘事本紀立略列傳立詳耶律斜軫傳宋  
將楊繼業出代州斜軫令蕭撻凜伏兵於路明日繼業  
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  
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  
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年今日何面  
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號  
相曲敵首是便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



旣一三日死云云此事旣詳於斜軫傳則本紀但云斜軫敗宋兵擒其將楊繼業可矣乃本紀又縷縷敘之較本傳更爲詳悉此豈史家體例耶

### 宋史一

宋史卷帙最繁其中實有可不必立傳而拉雜列入者如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藥元福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趙上交張錫張鑄邊歸讜劉濤等皆歷仕五代宋初不過仍其舊官毫無功績何必一一列之其意以爲五代史旣不載不得不於宋史存之也然如李穀李濤等在五代尙有事蹟可記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槩入之列傳仍不過敘其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



冊乎况薛懷讓等并未仕於宋而入之宋史乎又如王祐傳既敘其拒盧多遜傾害趙普之謀又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罪及手植三槐卜其後必昌等事則其子王旦傳不必復敘矣而且傳又縷縷述之神宗時新法行盡斥賣坊渡祠廟張方平爲南京畱守管內有闕伯微子廟亦在所賣中方平使劉摯草奏謂闕伯遷商邱主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憑微子宋始封之君本朝開國建號於此乞存其祀神宗驚駭亟批紙尾謂慢神辱國莫大於此此事既載之方平傳則劉摯傳可只用一二語括之乃又一詳敘何也李定以秀州判官薦授御史朱敏求蘇頌李大臨皆力爭之則詳載其事於一人傳



中其餘各傳但云語在某人傳足矣乃既詳載於頌傳而大臨傳又詳之石介之死也夏竦挾宿憾誣以爲不死北走契丹奏遣中使按驗呂居簡傳則云中使來按甚急居簡曰發棺而空則北走無疑不然則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爲訓中使曰然則柰何居簡曰介死必有會葬之親族及棺歛之人召問無異可卽令具軍狀以應中使然之事遂已而龔鼎臣傳則云郡守杜衍旣奉詔會問椽屬皆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百口保証其死衍出懷中奏示之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則一事而出兩人之保証固不妨各書乃二傳旣詳載之而石介傳又一一鋪述不損



一字何其不憚煩也至王旦傳則全取王文正公遺事  
一書抄撮成篇略無刪訂李綱傳至二萬餘言分上下  
二卷尙有奏議載入也李全劇賊何亦分上下二卷乎  
宜其卷帙之繁也

## 宋史二

宋史之病往往有數人共一事而立傳時則以其事分  
繫之若各爲其事而不相同者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  
者明鎬文彥博也而鄭驤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  
顯一人之功矣不特此也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  
入賊平功第一劉閔傳又謂閔從攻貝州穿地道穴城  
而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



功第一則卽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之賜謚文正也司馬光劉敞俱駁之乃光傳則曰光謂謚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改謚文莊略不及敞則似光一人所駁矣而敞傳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謚文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駁矣高宗以邢后父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太后兄子忠厚除顯謨閣學士衛膚敏劉珪皆力言非制乃膚敏傳不及珪珪傳亦不及膚敏亦似兩人各爭一事蓋作傳者欲人人各記其功遂不自知其錯雜如此

### 宋史三

宋史楊延昭傳延昭卒帝遣中使護櫬以歸河朔人多



望柩而泣按無尸曰櫬有尸曰柩中使所不入者卽柩也乃旣曰櫬又曰柩意在稍變一字以避重複而不知已失其字義矣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兀朮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絳袍玉帶旣墜而馳者訪之卽兀朮也按金山在水中登能騎而入復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紀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宋史於此等處亦略不訂正岳飛傳言紹興六年太行山忠義神梁興等募義來歸其後又云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招結兩河豪傑梁興旣於六年始來歸何得於五年先奉命去一撒離



喝也吳玠傳作撒離喝李顯忠傳又作撒里曷一兀朮  
也韓世忠岳飛等傳作兀朮宋汝爲葉夢得向子韶傳  
又作完顏宗弼史嵩之卽彌遠從子也乃傳但云慶元  
府鄞人似與彌遠另族不相涉矣其於宋與元交兵之  
處余玠謝枋得等傳稱大元兵忠義傳則曰北兵亦多  
不畫一葉夢得旣列於文苑傳則其生平著述如石林  
燕語避暑錄話之類亦應敘入乃本傳侈言政績絕不  
及文學則何以列之文苑乎曹勛傳紹興二十九年勛  
拜昭信宣節度使副王倫爲稱謝使至金金主將侵淮  
勛與倫歸言和好無他云云按倫傳建炎元年倫卽爲  
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七年再使金回



八年又往信張通古來南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宮太后  
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倫不從乃被縊死是倫  
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與曹勛使金  
之事又曹友聞傳元兵攻我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  
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  
元兵戰時已六七十年安得尙統軍耶或另一李顯忠  
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宐中傳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  
援常州王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  
全宐中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宋華尹玉等戰五牧敗  
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矢走  
歸是張全並未嘗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廣將



朱華大戰於五牧則張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莫此爲甚又劉師勇與姚訔守常州受圍數月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墜躍不能去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史伯顏傳并鄭所南集而王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後卽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之難者此皆文之失檢者也

#### 宋史四

宋史卷帙雖繁而事蹟又多有遺漏者太宗雍熙元年爲遼景宗乾亨四年是不景宗崩聖宗卽位乃宋史本紀竟不載東軒筆錄王曾爲三元劉子儀語以一生喫



著不盡曾以志不在溫飽對此可見其人品素定而曾  
傳無之范文正遣其子純仁南歸純仁見石曼卿之喪  
未葬遂以所載麥四十斛連舟與之助其葬費此亦可  
見其高誼而純仁傳無之蔡襄在泉州新造密雲龍團  
茶進上歐陽修聞之曰君謨士人亦復爲此耶襄傳亦  
不載朱子語類蘇過爲梁師成妻持服過傳亦不載名  
臣言行錄狄青討儂智高至賓州夜宴將吏青忽起更  
衣命親吏傳令勸酒青已潛出崑崙關破賊此事青傳  
亦不載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  
舍人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勛北  
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



事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蜀城王均之亂討平之者楊懷忠之功居多乃不爲立傳僅於雷有終傳附見張盥之傳謂其父泌自十傳而列傳並無張泌湧幢小品謂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故改壽辰爲十月十日而本紀亦不載錢氏私誌泰州徐神翁有道二蔡京常問以國運神翁曰天方遣許多魔君作壞世界太師亦是一箇又哲宗遣使以後嗣爲問神翁書吉人二字以達後徽宗登極乃知卽御名佳字也此宜入方技傳而方技亦不載

宋史五

宋史又有是非失當者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死守



壽州周世宗攻之不拔其子崇諫謀出降仁贍斬之以  
狗及仁贍病垂死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是日仁  
贍死則仁贍實未降也歐公五代史所以特列之於死  
節傳中乃宋史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  
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古人若此蔡確車蓋  
亭詩引唐郝處俊事以武后比宣仁太后事發將謫嶺  
表蘇軾傳謂軾奏請哲宗降手詔欲深治確而太后降  
手詔貸之則仁孝兩得下又云太后心善軾言而不能  
用按宣仁謂大臣曰帝卽位乃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  
確自謂有定策功規爲異日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  
訕上爲名以逐之耳此正見宣仁防患未然去邪勿疑



之明決而軾傳謂太后心善其言不能用一似軾之言爲是而太后不聽者其是非不亦謬乎

### 宋史六

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默記皆言滁州之戰太祖兵已敗訪村民知有趙學究教授鄉塾多奇計乃叩之卽趙普也普爲畫計太祖卽用普鄉導乘夜取道清流關側蘆子汧浮西澗入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治軍書聞變卽躍馬奔東郊太祖追及一劒揮之人馬俱墜遂就擒姚鳳卽以其衆降今本紀云暉鳳兵十五萬塞滁州太祖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曰願成列以決勝負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直入手刃暉中



腦并擒鳳與揮塵錄等所記不同獨醒雜志方臘既敗  
獨與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  
僞爲朝廷招安者誘之以官旣出遂繫之父孑皆檻送  
京師伏誅而宋史韓世忠傳謂臘入青溪洞世忠挺戈  
獨入擒之以出蓋據清溪志所記也而與獨醒志互異  
又紹熙行禮記孝宗崩光宗以疾不過宮成服中外洵  
洵宰相畱正久去位樞密趙汝愚計無所出宗室趙彥  
逾責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視汝愚曰柰何事急持刀向  
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無益也乃爲畫計請  
於太皇太后以嘉王擴卽位寧而尊光宗爲太上皇使  
韓侂胄等共成其事是首謀乃彥逾也今宋史彥逾及



汝愚傳謂汝愚謀立嘉王卽位欲倚殿帥郭杲爲用以告彥逾彥嘗有德於杲遂承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領兵衛寧宗卽位是此謀本出汝愚與紹熙行禮記又不同按葉適傳時中外洶洶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責知閤門事蔡必勝以不得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冑三人定議適亟白汝愚汝愚乃遣侂冑關禮以內禪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禪祭立嘉王卽位是此謀本非始於汝愚亦可見也又尤延之傳朝廷定高宗廟配享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而楊萬里亦言張浚當配食按誠齋揮麈錄謂洪景盧常以浚殺曲端一事輟其配享是邁乃輟



浚配享者而史則云邁請以浚配享何又牴牾若是耶  
按楊萬里傳高宗用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  
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據此則景盧本  
未以浚入配享尤延之傳所云或係張俊也又文天祥  
傳元主欲降天祥天祥不肯曰不得已以黃冠侍樽俎  
可也此仍襲野史之訛按鄭所南心史有人告元主云  
漢人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元主召天祥面詰  
天祥怒罵但求刀下死元王猶欲釋之俾爲僧或爲道  
士又欲縱之還鄉天祥痛罵不止元主始殺之是黃冠  
歸故鄉乃元主之意非天祥意也而宋史移作天祥語  
豈不厚誣耶



宋史七

宋史蕪雜最甚卽一史之中亦多有自相矛盾者徽宗內禪一事李綱傳云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謂吳敏曰建牧豈非欲委以畱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說并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位之議本起於綱也而吳敏傳則謂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以人入對敏遂并薦綱入見則又似內禪本出於徽宗意也按張端義貴耳錄謂徽宗聞金人破燕夜詔當直學士黃中令草詔罪已并傳位太子明日罪已詔下淵聖登極并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



不是只傳位一事要靠做他功勞宋史蔡攸傳帝欲內  
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  
屬其客吳敏遂定議而李熙靖傳亦載道君皇帝曰外  
人以內禪爲吳敏功不知乃出自吾意不然言者之滅  
族矣是則內禪本出自徽宗而李綱傳所云但據靖康  
傳信錄詮次成篇恐未爲得實也或綱議適與徽宗合  
遂成此事耶又如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傳謂平仲欲  
劫營以士卒不得退戰爲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  
聽平仲節度遂及於敗是劫營之計李綱實與聞之而  
綱傳則謂平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則  
又似綱初未與知者又綱傳紹興二年出知潭州荆湖



羣盜不可勝計綱悉蕩平之按是時尙有曹成等據湖  
湘道賀等州而楊么在洞庭直至五年始滅皆岳飛王  
之何得盡歸功於綱知潭州之歲也韓世忠固稱名將  
然其始亦多可議劉光世部將王德殺世忠部將會詔  
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解事見趙  
鼎及季陵傳而滕康傳又謂世忠兵奪御器械逼諫臣  
于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驕狠無忌憚魏矼傳又謂內侍  
李廙飲世忠于家刃傷弓匠是皆世忠之過而本傳絕  
不載張浚因李綱誅宋齊愈劾其以私意殺侍從綱遂  
罷相見於高宗紀及綱傳浚又嘗薦秦檜可在大事見  
趙鼎傳又嘗與岳飛論呂祉王德鄜瓊兵事不合遂怒



飛因解兵奔喪歸浚猶謂其不得併兵以去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其軍事見於高宗紀汪伯彥旣貶帝念之浚以伯彥舊嘗引已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知宣州見汪伯彥傳陳東伏闕上書黃潛善輩已殺之浚又奏胡瑄筆削東書欲以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浚乃潛善客而瑄則李綱客也事見戴埴鼠璞乃浚傳於此等處並無一語惟殺曲端略見傳中而又謂端部將張忠彥降金故下之獄其于酈瓊之叛又謂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疑遂廢劉豫又幾欲以金人廢豫歸功於浚矣至楊么之擒皆岳飛力也而浚傳中全歸功於浚謂賊二十餘萬相繼降湖寇盡平絕不及飛一字何



也何鑄嘗與羅汝楫劾岳飛見汝楫傳鑄又嘗爲秦檜  
劾王居正爲趙鼎之黨鼎遂奪職奉祠見王居正傳又  
劾張九成黨趙鼎見張九成傳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相  
爲朋比見廖剛傳是鑄之姦邪不一而足乃鑄傳並無  
一字反云治岳飛獄力辨其冤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  
竟似正直者他如文彥博以燈籠錦嬀張貴妃見唐介  
傳而本傳不載建炎元年葉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  
亂夢得被執見高宗本紀葉夢得初爲蔡京客京倚爲  
腹心嘗爲京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  
京黨落職見毛注強淵明胡安國等傳而本傳不載呂  
頤浩引朱勝非以傾秦檜胡安國劾勝非不當復用安



國求去檜三上章畱之見秦檜傳而安國傳不載李顯忠破宿州私其金帛又與邵宏淵忿爭遂致潰歸見胡銓傳而本傳亦不載岳珂守當塗橫歛百出置貪刻吏開告訐之門以罔民而沒其人允徐慶卿傳而本傳亦不載辛棄疾附和韓侂冑開兵端見侂冑傳而本傳亦不載又虞允文傳金主亮南侵王權自和州遁歸詔以李顯忠代權令允文趣顯忠赴權軍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我師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顯忠則悞國事遂招諸將勉以忠義諸將皆死戰得大捷明日又敗敵於楊林口顯忠始至是采石之捷顯忠實未嘗與也而顯忠傳則云金主將濟江詔以顯忠代



王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於是有采石之捷則以此捷分功於顯忠矣顯忠傳又云是時顯忠遣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亮切責諸將諸將弑之則并以海陵之弑由於顯忠之復淮西按海陵因采石不得渡卽趨瓜洲尅日渡江未渡而被弑初非關顯忠之復淮西而責諸將也且是時海陵去采石卽至瓜洲其間不過數日顯忠豈能盡復淮西當是海陵被弑後乘金兵之退而復之耳而必謂海陵之死由此又曲說也史彌遠之誅韓侂冑也本因楊皇后與侂冑有隙密使其兄楊次山與朝臣謀之彌遠遂奉命結參知政事錢象祖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伺侂冑早朝擁至玉津園搥殺之



彌遠象祖赴延和殿以聞帝猶未信越數日始下詔暴

佞胄罪

見楊皇后傳

此事應詳載於彌遠傳乃彌遠傳並不書

且云彌遠因用兵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問之亦具奏  
乃罷佞胄陳自強而臺諫猶論不已佞胄始就誅召彌  
遠對延和殿則竟抹卻彌遠擅殺一節似乎先奏請得  
旨而後行誅矣理宗之立也寧宗早養宗室子貴和爲  
皇太子賜名竑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伺皇子動  
靜竑嬖之一日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他日當置彌遠  
於此又嘗書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  
彌遠懼乃陰謀立沂王子昀使鄭清之傳之寧宗崩彌  
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乃沂王府中



皇子非萬歲巷皇子也昀至則引至柩前舉哀畢然後  
召竑封爲濟王見濟王傳此則彌遠廢立之罪上通於  
天本傳中自應一一詳載乃但云寧宗崩擁立理宗而  
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成何信史乎凡若此之  
類不一而足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  
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  
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  
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  
善而隱其惡遇有功處未有不附會遷就以分其美有  
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修史者固當參互以核其實乃  
不及考訂真僞但據其書抄撮成篇毋怪是非乖謬如



此也

宋史八

宋史卷帙又有當更定者張憲楊再興牛皐皆岳飛部將何以不附於飛傳後况皐傳未歷敘飛分遣諸將恢復東西京州郡之事非皐所遣而敘于皐傳可見舊史本以皐傳附飛傳之後及編次時忽離而二之也解元成閔皆韓世忠部將亦何以不附世忠傳後至劉子羽胡世將與吳玠兄弟在蜀同功其事何以不與玠璘相次郭浩楊政又皆吳氏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何以不附於玠璘之後王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旣已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鄜延起義間關數國冒死南投



功名尤著魏勝起兵漣水據海州以歸與寶共事何不  
彙列一卷以顯忠爲首勝寶友直次之秦檜擅國十九  
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兵去惟王次翁始終爲檜  
所憐則次翁應附檜傳之後陳自強之附韓侂冑與次  
翁之附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冑傳之後乃皆編入  
列傳不著其姦黨何也權邦彥乃徽欽時人卒於高宗  
紹興三年乃廁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  
皆欽高時人乃廁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勲劉才邵等皆  
高孝時人乃廁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臣之後不幾顛  
倒時代乎徐清叟徐榮叟兄弟也人品官位亦略相同  
何以不毗連相次而各置一卷宣繒鄒應龍別之傑金



淵張礪饒虎臣戴慶珂諸傳但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  
則傳之何爲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宋史補之誠是矣  
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卽與趙范趙葵等破  
金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見趙范傳後因全擅殺  
殺制置使許國卽斬全使大罵曰逆賊受國厚恩擅殺  
制使我必報此讐會全攻恩州義斌卽出戰敗全全求  
制使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致書趙善湘曰不誅  
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斷其南路必可滅賊賊  
平之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范  
亦謂善湘曰義斌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  
尊朝廷也見趙范傳義斌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拓



地而北與元兵戰於內黃之五馬山兵敗不屈死

見李則

此人何得不立傳而宋史竟遺之又一百第六卷既有李熙靖常州晉陵人靖康之變以拒張邦昌僞命憂憤不食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而死二百十一卷又有李熙靖晉陵人張邦昌使直學士院憂憤不食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是一人也而竟重出何其漫無審訂若此又南唐世家既立韓陽載傳矣劉仁贍皇甫暉姚鳳皆南唐完節之臣何以又不爲立傳以附於熙載之後南唐徐鉉北漢楊業後皆仕於宋既入之宋臣列傳矣南唐之周惟簡西蜀之歐陽邠亦皆在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列傳而以附南唐西



蜀世家之後乎此皆自亂其例者也



陔餘叢考卷十四

陽湖 趙翼 耘菘

金史

金史原有成書修史時又參以劉祁歸潛志元好問野史故文筆最簡潔然亦有過於簡略者衛紹王本紀贊云衛紹王被弑後記注亡失元中統三年王人采當時詔令又金有令史實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璽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略其他則各有原文應亦計備乃本紀天會三年宋徽宗丙禪欽宗卽位七



年宋高宗爲苗劉所廢傳位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  
大事而金史竟不書豈援春秋列國不赴告則不書之  
例耶十年劉豫徙居於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  
宋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  
等使金此爲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劉豫僭位後與  
宋交兵此於金無涉不書可也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  
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論者以此舉爲宋中興  
武功第一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  
宮及太后天眷二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  
陝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卽悔前議  
拘執王倫遂并此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爲被執乎歸



地之後復興兵取故地命兀朮趨汴撒離喝趨陝據宋  
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岳飛郾城蔡州穎昌朱仙鎮之  
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德宿州之捷吳玠李師顏等  
扶風之捷王德青谿之捷諸將以奉詔班師遂復失故  
地而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  
捷共明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臯之捷  
王德昭關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  
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立畫淮爲界而其  
時所定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亦國中一  
大事也亦皆不書無乃太簡乎慶山奴卽承立也乃傳  
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又張覺旣列於逆



臣傳矣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另入列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又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如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枷責柘臯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金史宗弼等傳內亦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遣吏送囚于汴或道亡監吏懼法乃盡殺之以滅口則韓常者固金朝一大將歷有戰功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疎



漏也至其書法之直筆則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於前代與本朝交涉事必多迴護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顏陳和尚傳敘太昌原之戰陳和尚以騎四百破元兵八千楊沃衍傳野豬嶺德安寨之戰力破元兵禹顯傳扼龍豬谷攻元兵獲元帥韓光國等皆直敘不諱此猶存古法也

### 元史

元史列傳三十卷及三十二卷已具載元末死事諸臣秦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元史本兩次修成洪武二年二月開局入



月成書後又以順帝無實錄再遣使行天下搜採史事  
至明年二月開局七月成書今三十二卷以前當是初  
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  
威嚴恐干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期  
日迫促疎誤尤多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  
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  
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寧  
人已嘗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  
刺出矣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既詳敘其子阿  
塔赤矣乃後又有阿答赤傳可見其匆遽不暇複校也  
又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四人事太祖當時



號爲掇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爲四怯薛世  
領宿衛則四人之勳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  
有傳而赤老溫獨無按太宗本紀元年赤老溫帥師圍  
虞陽金移刺蒲阿來救圍始解六年太宗欲自將伐宋  
赤老溫請行許之由此以推則赤老溫亦非無事績可  
紀考乃獨遺之何也孟琪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  
雄於北邊後絕衰滅

遼史有磨古斯國蓋即琪所稱家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又遼史據不也憐阻卜酋長磨古斯來王則

磨古斯乃阻卜酋長之名

成吉思起事慕蒙爲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

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亦不載續通鑑綱目嚴實據  
青崖咽其將李信棄實出殺其家屬降宋而嚴實傳但  
云有王義深者嘗害實族屬而不載李信其人賈良伯



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闕死而闕傳作耶律卜氏按  
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妾也今以當其妻而反遺蔣  
氏亦屬疎漏按禮兒傳謂木華黎家所出玉璽楊桓辨  
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而楊桓傳則曰受天之命  
旣壽永昌一事也而何以岐互若此牀兀兒傳至大二  
年受封句容郡王武宗紀則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而  
仁宗紀延祐三年復載此事一事也而何以重複若此  
又如一乃嚮酋長也太祖本紀作太陽可汗塔塔統阿  
傳又作太敷可汗一博爾忽也本紀作博羅渾本傳作  
博爾忽一班珠尼河也本紀作班珠尼河速哥傳又作  
班朮居河一篤列河也雪不台傳作篤列河速不台傳



又作秃刺河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稱卽今國語所謂

巴圖魯也乃史天澤趙阿哥潘等傳則曰拔都拜延傳

則曰八都魯阿朮魯及苦徹傳則又曰拔都兒亦何其

不畫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

近俗然旣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泰定帝登極一詔

最爲村俗易載史傳俗語條內獨不可稍加潤色乎順帝本宋德祐帝

遺體德祐降元封瀛國公後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有

娠適明宗和世竦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

順帝見程克勤宋遺民錄及權衡所撰庚申帝大事記

余應所撰合尊大師詩袁忠徹所撰符臺外集是皆元

未明初人所共見聞者卽元史本紀亦載文宗至順元



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搆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是則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卜答失里后寧立明宗次子寧宗名懿璘質班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夭而順帝始立則庚申帝記所云未必無因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史作邁來亦何妨略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綽亦未嘗不書也又泰定帝后



爲燕鐵木兒娶作夫人燕鐵木兒傳既載之而八不罕  
后傳不言其事雖作史者意存忠厚然北史魏孝靜后  
再嫁楊愔爲妻亦未嘗不書也按元制宮中稱皇后者甚多泰定后八不罕外尙有亦憐真八刺皇后忽刺皇后也速皇后卜顏怯里迷失皇后失烈帖木兒皇后俱見表內作史時當是不知燕鐵木兒所娶者何后故不便書耳

庚申帝大事記瀛國公降附後爲僧白塔寺中後徙  
甘州有趙王者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  
六日夜生一男明宗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  
訪知其故因求爲子並載其母歸宋遺民錄瀛國  
公降後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  
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  
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余應詩云皇宋第



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尙公主時蒙  
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侍  
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  
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  
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  
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  
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西湖志餘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  
自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馬  
尾縫眼旣至集以文宗親故詔稿呈上遂得釋

庚申外史順帝時尙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



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  
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脫脫在旁曰彼負天下名  
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 按至元十三年  
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佛士番年  
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野史  
所云或未必無因也

### 明史

#### 明史多附書

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爲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書  
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  
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



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于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未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敘于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敘于曹鼐等傳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敘于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敘于何孟春等傳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敘於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傭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雪庵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

史仲彬撰

革除錄

宋瑞儀撰



忠賢奇祕錄

諸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真僞雖不可知

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後所謂與其過而去之母寧過

而存之又見修忠者之用意也

###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傳

南北史新唐書體例凡一人有傳則其子孫應傳者皆附於此人之後明史則不然如周瑄與其子金耿九疇與其子裕李逵與其子材陳以勤與其子于陞鄭曉與其子履仁王忬與其子世貞世懋劉顯與其子綰皆父子也而各自爲傳蓋分傳則時代清楚使閱者一覽了然此亦作史舊法又如馬思聰有傳而其子明衡反惟于鄧繼曾傳後以明衡與繼曾同諫昭聖太后傳免朝



賀一事同獲罪也瞿景淳之子汝稷汝說附景淳傳後而汝說子式耜又另立傳與何騰蛟同卷則以式耜與騰蛟皆明末一大關係之人也而張居正傳後乃又附其曾孫同儔馬芳傳亦附其子林及孫壙似乎自變其例然此蓋有意附之以見居正之有賢子孫而馬氏則三世皆死國難也

明史多載原文

明史於諸臣奏議凡切於當時利弊者多載之如蔣欽之劾劉瑾也沈鍊楊繼盛之劾嚴嵩也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之劾張居正也楊漣之劾魏忠賢也皆載其全文不遺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禮之議



毛澄等之主考孝宗者張璁桂萼方獻夫等之主考興  
獻王者各有一是則並存其疏使閱者彼此參觀而是  
非自見此外如李善長傳未載王國用爲善長訟寃一  
疏以見善長被誅之枉于謙傳未載成化中復官賜祭  
誥詞以見謙被害之寃熊廷弼傳未載韓爌請給其首  
歸葬一疏文情愷切議論公平廷弼功罪於此而定更  
非漫焉抄入者此可以見作史者之用意也至如擴廓  
傳載蔡子英上明太祖一書方國珍傳載詹鼎代作乞  
降一表明昇傳載楊璟諭降一書則又以其文皆有先  
奏西漢之風而並存之閱者細心讀之可以知去取之  
當矣



大禮之議

明史傳贊持論雖本忠厚而皆協是非之公如嘉靖中  
六禮之議天下後世萬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璁  
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濮園之說  
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  
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儒成說可據而未準酌情理  
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  
附和之謬也按廷和等所據者漢定陶南頓及宋濮園  
三事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  
陶其王後其王者太子本生父也此一據也漢光武中  
興先立四親廟推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後以張純



賈融等議乃以宣元成哀平五帝代四親廟而別爲南  
頓君立皇考廟此二據也宋仁宗立濮安懿王子於宮  
中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登極司馬光謂濮王宜尊  
以高宮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旣考仁宗  
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程頤又言爲人後者謂所  
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作父母此三據也不知漢哀帝  
宋英宗早經成帝仁宗預立爲子其不得考其王濮王  
固立漢至哀平國統中絕光武崛起重復漢祚雖曰繼  
統實係創興原不必以宣元以下爲親廟其舍本生而  
立宣元以下親廟本漢儒之謬也卽立宣元親廟矣而  
其別立南頓君廟亦仍曰皇考廟並未嘗去皇考之稱



也至如明世宗之入繼也以武宗無子而祖訓有兄終弟及之義故世宗以倫序得立若以繼統而卽當考所繼之君則宜考武宗矣以武宗從兄不當考而考孝宗則又抹煞武宗一代矣孝宗在日自有武宗並未嘗立世宗爲嗣也世宗之生在孝宗旣崩之後並未嘗奉孝宗命爲嗣也故廷和草武宗傳位遺詔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與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反之文告于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卽位詔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爲孝宗子也而奈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和等之自爲窒礙毋怪張璁等之伺間也璁之論曰漢成帝之



于哀帝宋仁宗之於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  
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  
下何得與預立爲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  
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復以濮王爲親此非  
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  
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爲後  
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此二說者明白了當自爲千古  
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清亦早心折之世徒以考  
興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立論之是非  
折衷於至當此豈得爲篤論乎宋高宗將立孝宗爲嗣  
命廷臣集議本生父封爵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



之親高宗親筆降出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此何等光明正大高宗鞠孝宗於宮中命之爲子尙不沒其本生父之稱况世宗由藩王入繼素未有儲貳之稱乃欲使之舍生父而考世父乎可見廷和等但拘濮議并高宗封秀王之事亦不及知此廷和等之陋也自明史傳贊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

明史行文典雅

王越傳越提督軍務秦王設妓樂以宴之越曰下官爲王吹大久矣寧無以相酬者遂盡乞其妓樂以歸或疑下官二字唐宋以來史傳久無此稱不知此正士大夫對藩王之稱宋孝武定制諸王封國者其封內官止稱



下官不許稱臣明史正引用此典雖小節亦見其措詞

不苟也

明史范輅傳太祖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官及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是朝官見王自稱官正有明之制

### 史傳俗語

史傳中有用極俗語者唐書以前不多見惟齊書文帝幸豫章王嶷第須由宋長寧陵隧道過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薛安都傳京師無百里地若不能勝便當拍手笑殺北史宇文化及謂許善心曰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遜又化及謂李密曰我與你論相殺事隋書太子勇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舊唐書鄭綮傳綮聞將拜相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史思明將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宦官劉季述廢昭宗手持銀



搗數土罪云某事你不從我定此數語皆以俗吻入文  
此外不更見也至宋遼史乃漸多遼史伶官羅衣輕傳  
興宗嘗與太弟重元雙陸時重元有異志羅衣輕指局  
寓諷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又羅衣輕以詆諧將  
見殺太子曰打譚底不是黃幡綽應聲曰行兵底不是  
唐太宗乃笑而釋之宋史俗語尤多邵雍傳程顥與雍  
論數謂先主之數只是加一倍法雍驚曰大哥怎恁地  
聰明又謝良佐曰富鄭公身兼將相堯夫只將做小兒  
良佐又謂程頤曰一年只去得个矜字仔細檢點得來  
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病方有進向處張翥傳蔡  
京謂翥曰覺得眼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王珪



傳葉祖洽追論建儲曰珪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  
不當管蘇雲卿傳漕帥謂朝廷仗張魏公了此事雲卿  
曰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施全傳全刺秦檜被執檜  
曰你莫是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滿朝都要殺虜你  
偏要與虜和故此我要殺你汪立信傳立信託賈似道  
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  
乾淨地我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耳文天祥傳天祥至  
燕阿合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天祥曰要殺便殺  
道甚由你不由你又元史泰定帝卽位一詔全係翻譯  
蒙古文今錄出以見一時文詰之體詔云薛禪皇帝可  
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爺根底封



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幹耳朶及軍馬達達  
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  
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  
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  
幹耳朶裏交付了來已交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  
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  
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  
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  
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大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  
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  
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滴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



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  
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  
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卽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  
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朶裏大位  
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云云  
此皆從蒙古字譯出極爲俚俗昔宋子京修唐書凡唐  
時四六奏疏悉改爲散文意欲變今從古固屬好高之  
過乃宋景濂等修元史於此等詔詞不稍加潤色竟以  
之編入本紀毋乃太草率耶抑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  
之鄙俚耶



陽春集卷四  
四

川  
)

X



陔餘叢考卷十五

陽湖 趙翼 耘菘

通鑑綱目

通鑑仿左氏編年體雖創於溫公然溫公以前已有爲之者晉時習鑿齒已著漢晉春秋劉宋時劉允濟採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元魏時張始均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三十卷唐時裴光庭引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等直宏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訖隋朝皆編年爲之柳仲郢之子璞著天祚長歷一書斷自漢武紀元爲編年間位者附於左



蕭穎士謂仲尼春秋爲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書魏高貴鄉公之崩則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書梁敬帝之遜位則曰陳霸先反此皆在溫公之前則通鑑一書亦有所本觀穎士書法則并開朱子綱目之體例矣

綱目書法有所本

通鑑書三國事猶承陳壽之舊以曹魏繼漢爲正統至朱子作綱目乃始改蜀漢繼獻帝然習鑿齒漢晉春秋早以蜀漢爲正其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其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



見前制數州之衆哉此又朱子所本也

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十六卷載司馬溫公

劉道原書云周秦漢晉隋唐皆一統天下其餘蜀魏六宋齊梁陳魏齊周五代諸國地勢德齊不能相一皆用列國注劉備雖承漢然族屬疎遠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爲比云云是溫公修通鑑時亦未嘗不斟酌于正閏也

綱目於唐中宗之廢居房州每歲首必書帝在房州雖朱子特筆然唐人沈既濟亦已有此論謂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約無遷鼎革命事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目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春秋歲書魯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合中宗紀爲一每歲首必書在所以統之宜稱帝不稱廬陵王是此論實發自唐人也又朱子綱目用中宗嗣聖年號至二十四年



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鑑已是如此

按癸辛雜識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  
史不以周稱之蓋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  
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天  
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也但武氏統緒  
命國號爲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也  
有二王矣豈無窒碍乎著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云云是爲  
目所書爲稍紊矣然律以  
春秋書法先以綱目爲正

通鑑綱目所書及集覽實實書法發明正誤  
多有謬誤者今摘於後以資考證

賈舉

綱目前編周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之亂一時有兩賈  
舉侍人賈舉崔黨也從死之賈舉莊公所嬖也亦氏兩  
書侍人賈舉於前而下敘賈舉州綽等八人皆死於其



爲兩賈舉也通鑑於崔黨之賈舉初書侍人而後削之直云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遂弑之賈舉等八人皆死則兩賈舉幾於無別矣敘事之明由於書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豈好爲重累之詞哉

俠累韓廐一人兩書

綱目正編周安王五年盜殺韓相俠累分注載嚴仲子使聶政刺之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其君分注載哀侯以韓廐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廐於朝并中哀侯按國策嚴仲子卽嚴遂也國策註俠累名倪韓非子作廐則俠累卽韓廐也豈有一人之身而聶政旣殺之於前嚴遂復刺之於後耶考史記韓世家烈侯二年聶政



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  
君哀侯是使聶政殺俠累者嚴遂而弑哀侯者韓嚴也  
兩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通鑑及綱目何以既書盜殺  
俠累又書韓嚴遂弑其君不且合兩事爲一事耶蓋綱  
目之誤因通鑑通鑑之誤因史遷聶政傳謂嚴仲子事  
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乃使政刺殺俠累於其府中  
而史記之誤又因國策韓傀相韓篇東孟之會聶政直  
入殺韓傀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韓非子亦云嚴遂  
使人刺韓傀於朝傀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鑑綱目  
所本也然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政殺俠累之後烈侯  
又十年而卒則政殺俠累並未殺君也國策韓人攻宋



篇又云聶政刺相兼君許異楚哀侯而殛之

謂使其君死以免禍

故哀侯爲君而許負終身相焉夫哀侯被殺卽卒而子  
懿侯立許異又於誰之世而終身爲相哉則國策實誤  
以烈侯時事而實之哀侯也政刺韓傀時并中烈侯許  
異楚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難其時烈侯實未死又在位  
十年故許異終烈侯之世常爲相其所以誤係之哀侯  
者何也史記索隱引竹書紀年韓山堅弑其君哀侯註  
云山堅韓嚴也始知弑哀侯者韓嚴而非嚴遂國策及  
史記聶政傳因韓嚴嚴遂名姓略同遂以兩人爲一人  
故有此錯通鑑及綱目亦未考訂遂襲其訛惟史記韓  
世家於烈侯時書盜殺俠累於哀侯時書韓嚴弑其君



哀侯此則分晰明確最可據也王充論衡云傳言聶政  
爲嚴翁仲刺殺韓王非也聶政之時韓烈侯也烈侯三  
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烈侯卒嚴翁仲刺殺韓王  
事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短書小傳不可信如此  
云云是史記國策之誤王充已嘗辨之但未指其所以  
致誤之由故通鑑諸書仍襲前謬耳

薄后陳后不書立

景帝七年廢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陳氏廢不  
書其立於前遽書其廢於後斯爲漏脫無疑然考漢書  
諸帝紀凡卽位後必書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陳二后獨  
不書殊不可解倘因伉儷不終而略之則宣帝之霍后



不過五年而見廢何以當其甫立而卽大書之也綱目之失書蓋仍通鑑之缺略而通鑑又仍漢書之缺略耳

### 太初元將

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之初按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流乃詔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太初元將者四字號也後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及萬歲通天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皆其例也若節去元將二字則與武帝之號相犯矣哀帝之改元雖不旋踵而復然當其改之之始



必不自複其先朝也元將二字應照本紀增入爲是

### 卓茂非仕於莽朝

延熹八年詔壞諸淫祀特畱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教化大行云云  
今按茂本傳其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  
居攝之始見幾而作不污僞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  
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

齊一帝永明五年魏高祐言卓茂  
行此蝗不入境集覽謂在光武時

亦誤也

### 鍾繇

獻帝初平三年分注黃門侍郎鍾繇集覽云繇古由字  
或音宙按世說晉文帝嘲鍾會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



望鄉遙遙不至劉孝標注會父父繇故以遙遙戲之又  
景王嘲鍾毓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據此則繇  
字當讀餘韶切

立曹操女爲后

西漢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劉氏書  
法云立后書氏恒也書安漢公莽女何權所在也東漢  
獻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書法云  
此其不書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  
廩廩矣於是立其女爲后將以自媚於操也按劉氏之  
說善矣猶有未盡者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旣大書於  
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書弑皇后伏氏則今之所立但



稱曹氏而卽知爲魏公操之女實與元始所書無異也  
獨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稱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  
以兄之篡而涕泣橫流知皇天之不祚綱目著莽女之  
節而竟沒操女之賢殊爲缺漏矣

### 周撫

元帝大興元年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詔下邳內史  
劉遐泰山太守徐龕討之二年春遐龕擊周撫斬之質  
實於元年條下註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按晉書周訪  
傳訪長子撫強毅有父風始爲王敦爪牙後從溫嶠討

蘇峻又屢平蜀亂官至鎮西將軍哀帝興寧三年卒

綱目  
於興

寧三年六月書益  
州刺史周撫卒

曷嘗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劉遐及蔡豹傳



沛人周堅一名撫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與蔡  
豹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龕將于藥斬之是叛  
晉而被誅者沛之周撫非潯陽之周撫也質實不分涇  
渭混註訪子遂令道和蒙反賊之名紕繆不亦甚乎後  
至永昌元年王敦殺甘卓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質  
實又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既是同一周撫豈有已被  
斬而復鎮沔者耶可爲一笑

### 惡奴郎

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堅遣人告其子農等使  
起兵農遂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入止於烏桓魯利  
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



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爲飲食來也集覽云惡奴魯利呼其妻名正誤則云此乃戲罵其妻之辭非名也按晉孝武帝紀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丘載紀則云使慕容農畧地河內攻廩邱克之是惡奴卽慕容農也陸龜蒙小名錄慕容農小字惡奴然則惡奴者猶棘奴冉閔胡奴呂超之類而稱之爲惡奴郎者猶買德郎桓冲鎮惡郎桓石虔之類非魯利之呼妻也王陳兩說俱失之

### 高密王恢之

安帝義熙十二年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定字陳氏曰高密郡名綱目無此例二字合刪去按此句



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爲姓名矣不知此晉之  
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晉書宗室傳彭城穆王  
權之立孫俊出嗣高密王畧薨子純之立薨子恢之立  
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太尉安帝紀作司  
空按是時劉裕爲  
太尉空局密兼  
之當從帝紀爲是是高密王爲司馬恢之之封爵瞭然可知  
若依上文所書琅琊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則此句當  
去司空二字不當去高密二字也時德文爲大  
司馬領司徒蓋修謁園陵  
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旣命琅琊與劉裕偕行至是旣  
克洛陽復特遣宗藩展其誠敬耳陳氏欲去高密二字  
亦不思之甚矣

記里鼓



十三年劉裕滅秦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  
送建康集覽註記里鼓引宋仁宗天聖五年內侍盧道  
隆叔記里鼓車事按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形  
制如司南即指南車其中有木人執椎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椎  
是記里鼓之制其來已久集覽不引晉書轉取徵於後  
代何也

### 王陵

宋順帝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分  
註攸之見道成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  
陵死不爲賈充生王陵句集覽引安國侯諫立諸呂事  
然擬道成於諸呂殊屬不倫矧陵無討逆之謀攸之豈



以自況也陵當作凌按魏主曹芳嗣立受制於司馬懿  
揚州都督王凌貳于懿謀立楚王彪懿襲執之歸于京  
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  
爾有神知之遂仰藥死蓋當興午擅權舉朝皆其羽翼  
而凌獨以不順見害故自許爲忠臣今順帝幼冲而道  
咸專國廷臣皆願効驅馳攸之獨欲舉義旗故儼蕭氏  
於司馬而以王凌自況以賈充比蕭黨也陵爲凌之誤  
無疑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將軍馮道根卒時梁主春祠二廟  
旣出宮而聞訃梁主問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



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  
臨之禮也梁主從之質實云左傳文七年衛獻公祭太  
廟聞大夫柳莊卒不釋祭服而往臨之按左傳及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魯成公十四年衛定公卒子獻公立上  
距文公七年已四十三載是文公之世衛尙未有獻公  
安得有往哭柳莊之事此事本見檀弓學者所共曉豈  
可移於左傳又妄指其年乎

### 魏三祖

隋文帝開皇四年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尙文詞遂  
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質實云魏平文帝廟號太  
祖昭成帝廟號高祖太武帝廟號世祖按此說非也諤



所云乃曹魏非元魏也三祖一太祖操世祖丕烈祖叡也陳壽三國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是當明帝在日已定三祖之稱後孫盛且訊其生前豫自尊顯是李諤所云魏三祖正指曹魏也史稱操手不捨書登高必賦丕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叡自在東宮潛思書籍觀於鍾嶸詩品三祖並列劉勰文心雕龍亦云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則知其崇尚文詞洵爲江左之倡矣若元魏之平文昭成太武武畧雖優文風未振奚暇以雕蟲爲務哉

### 子總管



十年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分註有子總管來護兒集覽引正義云子者人之嘉稱正誤云子總管猶言小總管裨將也按新唐書百官志凡軍鎮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總管一人而突厥傳武后遣沙吒忠義等擊默啜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意隨時官制亦相類也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有稱子都將者魏書尉元傳元表言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遣子都將于沓子劉龍駒等將往赴擊又表言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勸負豐南叛云云孔伯恭傳宋將沈攸之等救下邳伯恭遣



子都將侯汾奚升等南北邀之攸之引退又令子都將  
孫天慶等斷清水路攸之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挾  
清南北尋攸之軍後遂大破之是也有稱子使者北齊  
書盧文偉傳文偉孫詢祖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祖鴻  
勳傳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渾李象鴻勳  
並爲子人新唐書韋挺傳太宗將討遼東使挺主餉運  
命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是也有稱子都督者  
周書達奚武傳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李賢傳賢會  
祖魏人武時爲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沒於陣又韓果梁椿梁  
伊婁穆梁遜俱嘗爲隋書達奚長孺傳以質直恭勤授子都  
子都督各見本傳督是也有稱子將者新唐書元宗紀大武軍子將郝靈



佺殺突厥默啜藩鎮傳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子從訓聚  
亡命五百人號子將是也有稱子司者新唐書百官志  
尙書省六尙書兵部吏部爲前行刑部戶部爲中行工  
部禮部爲後行行總四司以本行爲頭司餘爲子司是  
也雪麓漫抄唐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  
御衣院樂懸院神廚院皆子司耳凡茲稱號都非褒美之詞陳  
氏訓子爲小於義極得若更引唐志爲證則尤有根據  
矣

### 鹿角

十九年遣楊素等伐突厥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  
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叅設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  
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爲騎陣大敗



之集覽引通鑑釋文曰鹿角陣名猶春秋魚麗陣也至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攻成都會救至乃遁顏慶復教蜀人築雍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集覽則又云鹿角者以連枝木環營樹之如鹿角然何其兩不相侔也按鹿角軍中守衛之具三國時司馬懿奏罷曹爽爽不通奏畱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五代時契丹圍幽州晉王遣兵救之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觀此則鹿角之制正與集覽後說相合三餘贅筆云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



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  
樹木外向亦名鹿角此說最明足證釋文之謬

### 定楊

煬帝大業十三年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質實云  
定楊郡名按楊者國姓定者戡定之義非郡名也又明  
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北附突厥始畢以子和爲平

楊天子可見定楊平楊皆取平定楊氏之意亦猶騶力

稱吞漢將軍

見史記東越傳

石勒稱平晉王

見晉書後趙載記

尙讓稱平唐

大將軍也

見新唐書黃巢傳

楊字乃木旁非阜旁馮氏混而爲一

釋以郡名可謂不辨屯毛矣

### 文成公主



唐貞觀十五年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實實云公主高祖之女段綸之妻按新唐書諸公主傳高祖十九女其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非文成也吐蕃傳貞觀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旣曰宗女卽非高祖之女明甚蓋元宗以前雖常與外蕃和親未有帝姬自往者故開元中鴻臚卿袁振使突厥而默棘連謂之曰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自乾元元年肅宗以寧國公主降回紇可汗於是德憲之女相踵而適異國矣

列卒

代宗廣德二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實爲都虞



侯郭晞軍士爲暴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槩上植市門  
質實云列與裂通車裂也其意蓋謂秀實車裂亂卒矣  
按列者陳也卒者秀實所領之卒也柳子厚段太尉逸  
事狀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太尉列  
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新唐書秀實本  
傳悉仍其文事本易曉安得以列卒爲車裂亂卒耶

#### 四夔

德宗貞元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分注云造  
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  
四夔質實云夔獸名又山鬼此說非也夔字當是夔龍  
之夔蓋四人期許過高故時人因其自命而擬諸舜臣



非取鬼與獸之義以譏之也劉賓客嘉話錄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人號曰白衣夔審以鬼與獸譏之笑必名之以白衣乎是可悟當日品題之本意也

### 王忠烈

憲宗元和十五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軍士立其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質實云王承宗卒謚忠烈按新唐書藩鎮傳王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封琅邪郡王德宗貞元十七年卒有司謚威烈帝更爲忠烈子士真嗣士真之子則承宗也夫武俊雖初叛後服然憲宗有忠節茂著之褒故



承元欲遵其志若承宗者囚天子之命吏結蔡鄆之逆  
藩至於犯園林戕宰相此豈承元所願效者馮氏不加  
深考漫以忠烈爲承宗之謚豈知承宗本無謚號耶

### 兗海曹華

穆宗長慶二年宣武押牙李芥作亂忠武李光顏兗海  
曹華皆以兵討芥以敗之質實云兗海曹華四州名按  
新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七月戊申李芥陷宋州丙辰  
兗鄆節度使曹華及李芥戰於宋州敗之曹華傳華爲  
兗海節度使李芥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  
破之馮氏不察誤以人名爲地名殊堪鼓掌又綱目於  
元和十四年書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質實



云曹華宋州楚邱人夫牧棣之曹華卽破芥之曹華也  
乃前則據本傳以詳之茲則憑臆見以釋之何耶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朱梁旣篡綱目於紀年處雖分注  
云是年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  
福建嶺南凡五鎮然是時河朔諸鎮尙存鎮冀則王鎔  
魏博則羅紹威易定則王處直盧龍則劉守光皆唐時  
藩鎮唐亡而諸鎮未滅則應與吳越等分注於紀年甲  
子之下不宜竟從刪削而專書吳越等五鎮也若謂河  
朔諸鎮皆曾受梁封爵

梁以王鎔爲趙王羅紹威鄴王  
劉守光燕王王處直北平王

不異梁之

屬郡故不復分注則吳越諸鎮何嘗不受梁封爵乎

梁以錢鏐



爲吳越王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審知  
閩王劉隱南海王隱卒又以其弟巖襲封

况高季昌又朱溫所授

節度使當溫時並未竊據乃已列之爲鎮而河朔各自

擁兵據地者反不書鎮乎若謂錢鏐之吳越王審知之

閩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

初封渤海

劉巖之南漢

初封南海又封越

皆

有國號則鎔之趙守光之燕紹威之鄴處直之北平又

何嘗無國號乎說者又謂綱目本據歐陽公五代史十

國世家爲斷有世家則書無世家則不書故吳越等分

注而河朔諸鎮獨從略然李茂貞之王岐歐陽史並無

岐世家而綱目列之梁晉之下何以獨遺河朔乎綱目

之意但以吳越等皆歷數傳茂貞亦稍久而河朔諸鎮

則唐亡後不數年皆以次夷滅是以分別如此然既列



之爲鎮則吳越等固鎮而河朔亦鎮不應於未滅時卽  
不書鎮也似宜於紀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祐四  
年丁卯歲下則云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  
鎮冀魏博易定盧龍吳越荆南湖南福建嶺南凡九鎮  
以後某鎮於某年滅則於某年下注某鎮亡  
魏博壬申年滅  
盧龍癸酉年滅  
鎮冀易定俱  
辛巳年滅較爲得實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時始絕貢獻  
自爲一鎮則丁卯以後五六年不應卽書荆南爲一鎮  
應於梁末帝時始列爲鎮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鎮歷五  
代至宋迄元始滅則五代紀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諸  
鎮也

西平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殺李繼麟

即宋友謙

時李紹琛

即康延孝

在蜀其

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合門屠膾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遂反質實云郭崇韜追謚西平王按此說非也是時崇韜甫遭枉害莊宗絕無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贈諸將所稱乃謂朱友謙耳友謙自朱溫時鎮河中後附於晉晉封爲西平王郭崇韜並無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傳載友謙舊將之辭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其文明白如此而質實妄指爲崇韜杜撰亦甚矣

遼復號改號

綱目續編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復改國號曰遼按石



敬瑭天福二年契丹改號遼朱子大書於冊然自後有  
事止書契丹故續編亦仍之迨隆緒之初立也復國號  
曰大契丹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閱八十餘年而洪基復改稱遼自後  
遂以遼書之矣夫改號復號國之大事今耶律氏兩改  
而中復則當特書復號契丹於前繼書再改稱遼於後  
其事乃有序而河稽隆緒之復號契丹何以不特書於  
太平興國中而僅見於分註也

夏人遼人

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發明云夏  
稱人貶之也夏人輕舉入寇不爲無罪曲在夏而直在  
宋矣二年遼人爲夏請和發明云遼有救災恤鄰之意



故特進而稱人予在夷狄則責在中國矣夫曰曲在夏則既以宋之應兵爲無過曰責在中國又似以宋之加兵爲不仁何其子奪之靡常也且一人字耳于夏日貶於遼曰進然則夏人來歸永樂之俘元祐元年斯何罪而貶之遼人復來議疆事宗熙寧八年又何德而進之哉蓋夏人遼人皆恒辭也周氏之說轉鑿矣

昏德公重昏侯

建炎二年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爲昏德公靖康帝爲重昏侯徙之韓州紹興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爲天水郡王封重昏侯爲天水郡公按朱子綱目晉懷帝永嘉五年書漢人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六年又書漢封帝爲



會稽郡公不云降封平阿公爲會稽郡公也五代漢高  
祖天福十二年書契丹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  
龍府隱帝乾祐二年又書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  
不云遷負義侯重貴於建州也夫紀所封以著其實而  
仍故號以存其體朱子之權度精矣今續編書法如此  
較諸前書義例迥不畫一

### 畱夢炎及第

理宗淳祐四年賜禮部進士畱夢炎及第發明云綱目  
凡書賜及第分註或載其同榜之人或載其所上之策  
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紀或所上之策  
不足錄耳周氏此說非也國士遇我國士報之今者及



第出於上賜是以國士遇夢炎也其後筦樞務晉台司  
實基於此乃立人本朝毫無匡救似道專則順之而已  
矣國勢危則逃之而已矣敵兵至則降之而已矣國士  
之報果安在耶綱目特筆書之明其進身之始受恩至  
重而他日之反顏事讐真狗彘弗若也奚暇計其對策  
之常談與綴行之衆士乎或曰是則然矣寶祐四年文  
天祥及第其書法與夢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狀元  
宰相也特書其賜第正以明其不負科名也







